**曇花綻放的那晚** 翠屏(蔡淑媛)

 1962那年長夏方盡，我大學最後一年開學前夕，住在X大女生宿舍。有一天夜晚，宿舍的女工友快步走進房門交給我一份從高雄家裏寄來的電報。打開一看，内裏出現驚心觸目幾個字～阿公病危，速回。隔日清晨我趕到臺北火車站，搭乘鐵路特快車，從臺北回到高雄外公的居所。

 匆匆走進樓房門，愁容滿面的外婆看到我，立刻抓緊我的雙手，欲語淚先流。我才出聲叫了一聲「阿嬤」，渾身上不自覺地出現了一陣不祥的寒顫。走入内房，看到外公安靜地躺臥在眠床上，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絨毯。他臉盤瘦削，氣若游絲。匍匐半跪在他床前，我腦裏一片空白。沒有別的希冀，我只求他在臨去之前，能看到並聽到我最後一次的呼喚：「阿公，我回來看您了。」

 外公緊閉雙眼，無視於長途歸來，他最心愛的外孫女跪倒在他身旁。我伏蹲在他病榻前久久不想站起。我心如刀割眼淚卻無蹤跡。室内暗淡幽晦，身旁往來走動的親人臉上佈滿憂傷的陰影，話語聲放到最低調，脚步聲雜亂卻輕微。

 不知過了多久的時刻，外公突然清醒，睜開衰弱的眼簾，用盡了最後一絲力氣開口呢喃。他在示意家人，趕快幫他換穿壽衣。幾雙顫抖的手背，慌亂地把置放在一旁的玄色絲質長袍，換穿到外公身上。房裏人影進出晃動卻毫無聲息，我想起小時候跟隨大人到電影院，所看的默片（silent film）在眼前重演翻轉。

 沒有一絲風息，不見一抹澄藍，墨黑色的雲片貼滿天幕。凝止沉悶的空氣加重了心底的鬱卒與不安。忽然，從緊貼著三樓屋簷的低空爆出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響，隨後狂風暴雨接踵而至，閃電如銀蛇出動，四處飛闖。那場怪異的天象來得極快去也迅速。不過片刻工夫，雨停風息，天光微露。家人對於那場突然顯現的怪異天象深感不解，正在私下談論之際，有個遠親從外公的出生地“苓雅寮”（今高雄苓雅區之一部分）匆匆趕來告訴大家，大厝邊外公小時候親手栽種的一棵老榕樹，遭到暴風雨連根拔起，枝幹四處散落。

 我聽到這番驚人的陳述，下意識地握緊外公枯燥薄弱的手背時，已經感到生命的元氣開始從他身上逐漸剝離。外公乏力的雙眼偶爾睜開，視缐停駐在我身上。也許是想對我（内外孫中最年長者）有所交代，也許是對於「死亡」感到驚惶無助而想找人傾訴。而我百無一用，找不到適當的語句來安慰，只能默默地緊靠在他身旁。天花板上兩隻壁虎，不解人間死別的哀傷，只顧彼此追逐嬉鬧，不時還發出幾聲輕快的鳴叫。

 牆上掛鐘分秒飛逝。午夜將近，外公的呼吸明顯急促起來，同時出現了換不過氣的現象。身爲醫師的舅舅，匆忙趕過來舉起手中的“注射筒”，俯身要為老父親打一劑急救針，幫忙緩和一口氣。已經疲憊憔悴，渾身乏力的外公，掙扎著緩緩舉起枯乾的手臂，睜開眼睛對著舅舅發出沙啞的怒吼～ 「未駕擱注“強心劑”啦！你會耽誤我的時辰啊！你沒看到窗仔門外，咱e歷代祖先，已經來在等欲chua我轉去了。」外公一面斥責舅舅，一面把手指向窗外。我不自覺地隨著外公指示的方向直望過去，我沒有看到任何祖先徘徊等待的影像，只見雨後的夜空薄雲掩月，星光隱晦。

 夜愈深，外公的衰弱與倦態更見明顯。經過了大半年肝癌末期的痛苦掙扎，身心裏外油盡燈枯。老人家似乎已屬意於永恆的長眠了。他掙扎睜開了雙眼，看了我一會，含糊地叫了一聲我的小名，隨即閉上了眼簾。他沒有再蘇醒過來……。屋裏頃刻間響起了一片嚎啕大哭聲。喪燭隨即燃起，燭影搖晃，蠟淚如傾。

 一個經歷了晚清﹑日治，國民黨政權掌控下二二八的傷痛，屹立不倒的堅强靈魂，經不起歲月的磨損與世長辭。他已化爲一陣清風，無所在又無所不在。留下無盡的悲思與懷念，給予他終生摯愛的親人。

 難以忘懷的是自小至大，外公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疼愛。記得有一年春假返鄉，跟外公一見面，他即刻就問起，女生宿舍的飯食如何？我一向不善説謊，就直白地告訴他:「吃食不好。粗菜白飯，無滋無味」。

哪裏想到，當我春假過完返回學校不過幾天，女生宿舍的傳達室通知我去領取一個“限時專送”的大包裹。拿回宿舍房間裏把包裹打開，一陣肉類的“臭酸味”直撲鼻孔。我一看，眼淚撲哧撲哧直掉下來。原來是外公心疼我住在宿舍吃不到「好物件」，用限時專送的郵件，把一隻肥厚的滷鷄從高雄直送到臺北。可惜經不起一日夜從南到北的奔騰，送到女生宿舍時已經腐朽敗壞。我激動的心情尚未平復，就立刻提筆給外公回了一封信。我告訴他，滷鷄肉真好吃，我不但自己享用，還把部份「好料e」分送給同房的室友，她們都吃得很開心，要我代替她們謝謝阿公。

 外公對我的種種疼惜，我以爲畢業後當會有機會報答。哪裏想到他竟然等不及我畢業，重病不起，駕鶴西歸。懷著滿腔悲思，我獨自走出室外，希望雨後清涼的風息能消斂澎湃的心潮。無意間，我聞到一縷清雅的幽香來燈光隱約的角落。睜眼細瞧，看見一朵精緻如白玉的花蕾獨自綻放。原來是外公生前用心栽培的曇花，趕在老主人彌留之際，展現絕美的貌相前來憑吊送別。

薄雲掩月，夜霧微朦，天之一角，銀河系中星光競亮。若把永恆的星光與人類壽命相比較，分外顯出人生的短暫與渺小。行萬里路，吃千般苦，成長～壯闊～衰老，而歡樂短暫如夢。當病魔來襲，藥物失效，生命脆弱猶如晚秋的落葉，不由自己地黯然飄落於荒漠的塵土。

不久之前耳畔還回響著慈親殷勤的叮嚀，几日後逆旅歸來，慈親已化作一具百呼不應﹑冰冷待化的軀體。這瞬間生死的隔離，錐心刺骨的劇痛，讓人無法接受，以至於懷疑到上蒼造人是否應該？山中明月雖無長照之光，而虛盈可待。時序流轉，冬去春來，依然會有百花如錦，點綴山河人間。而人亡之後，誰敢保證魂靈不滅，必能在長夜歸來，探望故園門閭？

 暗夜緩緩退去，大地逐漸甦醒，院子裏響起了第一聲晨雞的啼鳴。曇花在一聲比一聲嘹亮的雄鷄報曉聲裏，逐漸收斂起它絕色的容顔。曉風輕巧地撫慰，花瓣在收斂前最後的一絲抖動裏，有水珠悄悄滴落。很難分清那是曇花最後的泣別，還是我臉頰上自動掉落的淚水？ （2020年11月修訂）